

胡杰 著

犯罪心理专家评大案

歧路人生

群众出版社

D917
3-C2

胡杰 著

歧路人生

犯罪心理专家评大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人生：犯罪心理专家评大案 / 胡杰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6.1
ISBN 7-5014-3554-5

I. 歧… II. 胡… III. 犯罪心理学 — 案例分析
IV. D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8549 号

歧路人生——犯罪心理专家评大案

著 者 / 胡 杰
责任编辑 / 王健椿
封面设计 / 董 睿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bbs.com
信 箱 / qzs@qzcbb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80×1230 毫米 32 开 10.875 印张 25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14-3554-5 / D · 1671 定价：23.00 元

前言

作为警察身份的记者，常常有机会接触大案要案，采访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犯罪嫌疑人。十几年来，我已经采访了近百个大要案嫌疑人。本书编写的案例中，涉及爆炸、投毒、凶杀、强奸、抢劫、抢夺、盗窃、诈骗、贩毒、等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犯罪心理。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与我们普通人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他们为什么选择犯罪，甚至以犯罪为“职业”？在他们经过的人生道路上，已经成为囚犯甚至死囚的他们，究竟哪几步路走错了呢？

我们看到——

一个少年扒手，锒铛入狱后，屡犯监规，竟一口气坐了三十年牢。出来以后，又修炼成“赌神”；继而疯狂贩毒，犯下大案。于是，在仅仅一年半之后，他又重新回归牢狱，最终走向了断头台。他本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为什么要选择“地下四年，树上一月”的蝉式人生呢？

一名青年教师，激情之下杀死了妻子。此后，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无论调动工作，还是重新娶妻生子，他都不肯将早已腐烂的前妻的尸骨丢弃，竟而一直藏于碗柜中伴随着自己，直到东窗事发。十一年间，这个罪孽深重的灵魂经

历了怎样的挣扎？

一个雇农出身，在剿匪战斗中勇救战友光荣负伤的老战士，一个一辈子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的老革命，退休后竟变成了毒贩子，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接到判决书的一刹那，他竟还希望保住自己的党籍。这个把政治生命看得至高无上、须发皆白的老人，在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刻，他的内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犯罪是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结合的产物。每一个犯罪行为人都有其特定的人生轨迹，有其独特的心理素质。为本书撰写点评的两位犯罪心理专家，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深刻揭示了这些犯罪人心理病变的过程及其病变的原因和时段——如同医生为病人开出诊断证明，为同类型的病人开出救治处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称为我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在本书中，她将犯罪人放在历史背景、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中进行全面分析，对犯罪人的心理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专业判断。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正常人变成犯罪人，犯罪人形成犯罪人格，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特别与其早年的家庭环境有重大关系。因此，当一些家庭出现问题，当问题家庭出现了问题孩子的时候，社会应当对这样的家庭、这样家庭中的孩子予以救助。从李教授对刘天顺、伍继光的犯罪心理分析中，我们将会收获沉甸甸的反思。

对本书大部分案例进行点评的冯雪博士，是一位有着十五年法医工作经历的青年学者。由于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成就，她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评为二〇〇三年度全国八位精彩女性之一。冯雪博士既有基层法医鉴定刑事案件的丰富经历和经验，又有医学、心理学的专业理论，因而她对犯罪人的犯罪心理有着独到的研究。本书中，对于偷了表哥

的辛苦钱与狐朋狗友大肆挥霍的那个十八岁小伙子，冯博士就从其“认识与情感的矛盾”、“认识与行为的矛盾”、“情感与意志的矛盾”和“自我意识的矛盾”等方面抽丝剥茧，层层分析；对于杀妻之后藏尸十一年的卢浩文，冯博士从其“情感特征”、“意志特征”和“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为犯罪人的变态人格做出“确诊”。

犯罪如同一把刀子，锋利地将社会切出一个横断面来，让我们看到社会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如何应对犯罪、预防犯罪，既是公安、法律工作者面对的严酷现实，又是全社会都应参与解决、进行综合治理的大课题。我们编著《歧路人生》一书，希望在这项事业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如同犯罪心理专家所述，人在早年一旦走上犯罪之路，几乎无法再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来。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任务，一旦错过早年的人生课程将终生难补。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教育工作者们能够从“歧路人生”的犯罪人身上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从而保证自己的子女、学生健康成长，正常地进入社会，走向人生。每一个有社会良心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由于青少年早年的教育缺失，在他们进入社会后，成为犯罪行为者，以致使社会为他们付出警力、司法过程及监管等高昂代价。

目 录

- 毒枭刘天顺的蝉式人生 /1
- 天涯命案 /21
- 疯狂父亲复仇酿大案 /45
- 遁形人 /61
- 逃犯陈四儿逃亡的日子 /77
- 吸毒的女贼 /97
- 绑匪代峥 /107
- 婚外恋引爆春天大舞厅 /137
- 从老革命到毒品贩子 /151
- 闷棍劫匪 /162
- 劫匪本是亲兄弟 /178
- 灵魂深处那半只碗柜 /206
- 女高工的悲剧人生 /231
- 十八岁的天平为何倾斜 /245
- 透支青春：一个吸毒女人的情感经历 /258
- 凶残的失主 /271
- 一个少女的歧路花季 /285
- 白骨惊魂 /300
- 一个退伍兵的灰色人生 /309
- 一个飞车大盗的“自救”奇术 /325

毒枭刘天顺的蝉式人生

地下四年的黑暗生活，只为了树上一个月的风光无限。法布尔《昆虫记》中关于蝉的描述，成为一个有过三十年牢狱生涯的人的人生写照……

传说中的“赌神”

二〇〇三年初春，一段无心听来的闲谈让一个名叫姚峰的警察听者有心：一个常在赌场上混的闲人说，西安出了一个赌神。赌神的大名没人知道，只因此人一脸福相，耳大垂肩，江湖上人称“耳朵”。耳朵坐过三十年大牢，在牢里修炼成一个赌神。在缅甸的赌场里，耳朵用一千元人民币上台面，一气儿打爆了好几个场子，庄家当场都没钱赔他。耳朵最后赢了多少？两千万！不是缅币，是人民币。

姚峰最初也只是听个新鲜。赌神？不会是电影里的周润发吧？可连续从几个互不认识的闲人那里听到这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后，姚峰的脑筋开始急转弯了：耳朵如果真有其人，会不会与毒品有关呢？

一种职业干久了，人就会形成职业习惯，特别是当警察的。又黑又壮的姚峰，官拜西安市公安局缉毒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对于西安毒品市场的情况，他比对自己家门前的菜市场还要熟悉。不久前，一大队刚刚打掉了一个家族式跨国贩毒团伙，一次缴获海洛因六点四公斤，一举刷新了陕西省

缉毒战绩的个案记录。可是，没过多久，毒品市场中断一时的缅甸货又被续上，其数量一点也不比原来少。不用说，又冒出了一个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冒死“办大货”的家伙。吸毒的人贩毒，一般都是小打小闹。而办大货的却都是大款，没钱怎么能办来这么多货呢？姚峰想到了“赌神”耳朵。耳朵也是在缅甸发的财，又是个坐过大牢的人，会不会有贩毒的靠上了这棵大树？

缉毒队里有位民警是从司法系统改行干公安的，姚峰让这位民警在省内的劳改场所打听一下，有没有耳朵这样一个人。因为，能一屁股把大牢坐上三十年的人可为数不多。信息很快反馈回来：铜川一所监狱的确关过这样一个犯人。

耳朵本名刘天顺，一九五六年出生，一九七二年元月因缙窃被强劳。此后，他又因伤害、袭警等犯罪行为一再被加刑，前前后后“转战”了十几个劳改场所，一天自由都不曾获得过。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五日，耳朵获减刑出狱。几个月后，他穿着一身名牌回到监狱，在招待所一住三天，天天请客吃饭，出手十分阔绰，俨然一个暴发户。耳朵在这所监狱里已经成了一个如雷贯耳的人物，一点不亚于球迷听到罗纳尔多的名字。

可是，要找到耳朵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事实上许多闲人也在找他，有人想跟着耳朵做点事儿，耳朵吃肉他们喝点汤也行；也有的人往狠处想，想把耳朵制住，敲他一些钱。可是，耳朵与西安的闲人们不来往，连以前跟他有过交情的狱友也联系不上他。警察要想在西安市的七百万人口里找到他，不动点脑筋是不行的。

转眼间，社会上开始闹“非典”了。走到哪儿都见人人捂个大口罩，此时想找到耳朵就更费眼神儿了。姚峰把他的想法向支队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很支持。于是，便有几名侦查员整天穿着白大褂守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安检口，特别留

意往昆明去的旅客。一天，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人递上机票和身份证，民警一看，正是“刘天顺”。其年龄、籍贯等与他们在市公安局查来的口卡资料完全一致。三大队副大队长辛雷特意观察了一下此人的耳朵。这对耳朵虽不像刘备的那样大耳垂肩，但耳轮、耳垂看上去确实比常人的要大一号儿。

耳朵出狱

囚犯总是把获释出狱这天看得极为神圣，特别是，对于这一天出去时穿什么衣服很在意。倘是家里有人管的，当然不存在问题，出门的行头提前就会捎来。而没人管的犯人，就得自己早做准备。他们的衣服、裤子往往都来自那些新进来的囚犯——向这个换件衣服，向那个换件毛衣，再向另一个换条裤子。总之，这天出去要见人，总要想办法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一点，不能让人家一眼把自己看扁。

可耳朵不这样想。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你就是穿得再漂亮，出去没本事还不照样让人瞧不起？再说，在里面关了这么多年，谁又知道外面的人流行穿什么？所以，出狱那天，耳朵没有打扮，穿的是一身蓝颜色的劳动布工作服。

耳朵的父亲原来是西安八一钢厂、也就是现在西安钢厂的副厂长，老干部。因为说话口无遮拦，一九六一年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据说死在了狱中。母亲带着耳朵和弟弟、妹妹改嫁。可耳朵自幼调皮，不受继父欢迎。没上几天学，就“文化大革命”了。等一九六九年复课闹革命，上学也不拿课本，就拿个红皮儿毛主席语录，以致好多字耳朵还是在漫长的劳改生涯里拿着字典自己学的。十四五岁的时候，耳朵就经常夜不归宿。白天在公交车上当扒手，晚上就在火车站候车室之类的地方混上一夜。一九七二年元月，他被抓了起来，

因为他偷来的财物累计价值达到了三百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但耳朵那会儿是未成年人，从轻发落后被强劳三年。

三年时间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还是短暂的。如果耳朵按期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他的年纪又小，他的人生完全应该是另一种模样。然而在劳改队，他一而再地争勇斗狠，不仅违犯监规，还屡次继续犯罪。耳朵后来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劳改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犯人之间更加信奉动物本能的弱肉强食原则。你自己如果不够强大，就一定会被人欺负。耳朵虽说个子不高，却绝不是一个别人可以随便欺负的主儿。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耳朵玩的就是命。有一次，他竟用一只酒瓶子差点将管教民警打成残废。所以，尽管差一点将牢底儿坐穿，耳朵在监狱里却的确是个狠角儿，加上他“为人义气”，巴结他的犯人还真不少。

毕竟是在三十年后重回西安，耳朵激动的心情无法自抑。汽车走到张家堡城运村一带，耳朵的一句话把一车人都逗乐了：“我这不是到了美国了嘛！”

接耳朵出狱的车来了两辆，一辆丰田吉普，一辆豪桑。这是他一个狱友打电话委托表弟来接的他。这表弟看上去是个混得不错的闲人，他扫了一眼耳朵那身行头，没把他当回事儿。毕竟耳朵已经是台“奔五”了，关了这么些年，出来还不是废人一个，没个三年、五年，在社会上恐怕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闲人表弟把耳朵领到一个招待所档次的小宾馆安顿下来，又带他到康复路买衣服。耳朵虽然一直在里边，但他在劳改队也听说过，西安卖衣服的地方，没有比康复路更便宜的。这是档次最低的衣服。

这个时候，缅甸政府已将与我国西双版纳地区打洛镇相邻的小勐拉开放为旅游区，赌场、红灯区都被合法化了。西

安嗜赌的闲人们都往那边跑，想在那儿淘金。在西安待了一周后，耳朵就揣着从一些先他出来的狱友们那里筹来的几万块钱，跟别人一起去云南。那会儿，耳朵的户口还没有上好，没有身份证，他便在办证儿的那儿买了个假的。可在昆明倒飞机时，耳朵的假身份证被人家发现，罚了五十元钱。结果，人家坐飞机直飞景洪，耳朵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颠到那儿。与同伴会合后，他又打了一辆出租赶到打洛，然后从这里出境。

其实，谁都知道，赌场上十个人，九个半都是输。那么，为什么耳朵就能超凡脱俗呢？可见，耳朵在这方面确有些天赋。首先，耳朵是个很聪明的人。在陕西省一监服刑期间，耳朵就曾在劳改队二百多人的象棋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赢了些脸盆、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一九九〇年，耳朵的老娘病故，耳朵一夜白了头。他被关起来时弟妹们还小，与他感情不深。老娘死后，又为遗产闹纠纷，耳朵去信把他们骂了一顿。从此，家里再没有人来看过他。没有了家里的任何经济支援，耳朵要想在里面改善伙食，就得从别的犯人身上想办法。犯人们私下里用扑克牌搞点小赌博，耳朵绝对赢多输少。

他的脑子确实好用。可尽管如此，缅甸小勐拉赌场上的百家乐，耳朵以前连见都没见过。

玩百家乐，赌徒押“庄”、押“闲”，要划一种“路单”。头一次去，耳朵在赌场里转悠了一个多月，小打小闹地玩一玩。一个多月后，他带着从赌场收集的几百张路单回了西安。从这些路单中，耳朵摸到了一些规律。结果，再回小勐拉，耳朵不到三千元上的台面，一口气赢了二十多万。这就有了他回铜川监狱显摆的那三天。

后来，耳朵不断往小勐拉跑。他到底赢了多少钱，闲人们说法不一。但是，耳朵在小勐拉打爆了几个场子，老板一

时都没有钱赔他这是事实。这里最大的三十万场子都被他打爆过。小勐拉镇子上，用赌场的筹码就可以在街道上当钱使。一次在歌厅唱歌时，耳朵一高兴，竟然给了坐台小姐一个一万元人民币的筹码。此时的耳朵，穿起了上万元的西装，戴起了二十多万元的手表，身边也有了跟班的马仔。赌场老板们为耳朵免费提供最好的别墅和往返机票，三天两头请他吃饭，一见到他就点头哈腰，脸上笑成一朵花，真的把他当成了一尊赌神。

与耳朵有关的人

警察寻找耳朵，为的是从与他接触的人中查出与毒品有关的信息。于是，一些人就走进了警察的视野。

起初，耳朵的白色马自达 323 总停在李家楼一栋家属楼门前。耳朵不会开车，他的司机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耳朵虽说衣着光鲜，但他吃东西不讲究，常在家门口的小面馆吃面。经常出入左右的，除了这个司机，还有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后来，白色马自达不见了，耳朵的车换成了黑色的别克君威。侦查员发现，他那辆马自达给了另一个人开。耳朵有时会和此人一起在外面吃饭，也喜欢一起去南二环一些浴场洗澡。

前些年，有部纪实电视片《西安大追捕》，说的是西安市公安局民警与一个名叫魏振海的杀人恶魔斗智斗勇的故事。此案中有一个名叫范国安的罪犯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判了无期徒刑。在劳改队，范国安与耳朵成了铁哥们。那个接了耳朵马自达的人，就是范国安的弟弟范同江。当然，警察是后来才摸清这些情况的。

范同江年纪约有四十岁，谢顶，骨瘦如柴，走路时喜欢溜着墙边走，而且像惊弓之鸟，不仅左顾右盼，还时不时要

回头瞄一瞄。范同江常去西高新和西郊的制药厂什字这两个地方，有时开着马自达，有时放着车不开，乘出租车去。从事缉毒的民警打眼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烟民。资料显示，范同江曾经因吸毒两次被强制戒毒。他这把岁数的老烟枪，生活中一个比一个潦倒，惶惶不可终日。而范同江却完全是个例外，衣着很讲究，一看就不缺钱。这样一个无正当职业的老烟民突然发迹，不能不引起缉毒警察的怀疑。反过来，他们对“赌神”耳朵的资金去向也格外关注。

二〇〇三年七月以后，耳朵突然在西安消失了，几个月都没露面。侦查员发现，耳朵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小弟在珠海做生意。珠海就挨着澳门，嗜赌的耳朵会不会跑到澳门赌场去试手气了呢？如果耳朵的确在贩毒，他会不会把毒品弄到珠海去卖？毕竟那边的毒品价钱比西安高。缉毒支队领导决定，让一大队长李建敏带人去趟珠海。

耳朵的小弟三十八九岁，高中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珠海寻求发展，是个很普通的生意人。他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住着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开着一辆九六年买的本田雅阁。小弟过去是做贸易的，二〇〇三年初才与一个台湾人合伙，开了一家做电子元器件的公司。

通过珠海警方，李建敏他们查看了耳朵小弟的银行账户。其个人账户上显示，二〇〇三年五月，共有两笔共六百八十万元的人民币从云南打洛的建行转入进来。二〇〇三年七月底，又有一笔一百多万元的账从一家珠海的银行转入。此后，却是一笔接一笔往外出，数额从五十万、八十万到一百万不等。加上从西安转来的钱，从这个账户上一共转走了一千零四十五万元。在李建敏他们查看账户时，上面只剩下六万多元，与打洛第一笔钱转入前的一样了。

耳朵小弟私人账户上的钱有一笔五十多万元被转入到一家房地产公司。警察去一调查，这笔钱的确是买了房。七月

初用现款买的房，可到了十月份，又被改成了按揭。套房子的房主是一个叫文莎的女人。据房地产公司的人回忆，十月份，那个叫文莎的女人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来的，房子改为每月七千元的按揭后，提走了四十万元现金。他们描述的中年男人，显然就是耳朵。

在“非典”期间，民警已掌握，耳朵除了刘天顺本名的身份证，还有一个名叫“侯舜”的假身份证。耳朵属猴，名字里又有个“顺”，所以选了这样一个假名儿。珠海拱北口岸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在二〇〇三年七月至十月间，“刘天顺”、“侯舜”频繁来往于澳门与珠海之间。民警根据耳朵小弟私人账户上的资金涨、落情况，判断耳朵很可能是在澳门涉赌。警察排除了耳朵洗钱的可能性，因为他那六百八十万不明资产没有转到小弟公司的账户上，而是转到私人账户上。他很可能通过地下钱庄，将钱倒到了澳门。

在耳朵从西安消失的这几个月里，范同江以及一个也曾与耳朵有过密切接触的刑满释放人员李宏运的活动都明显减少。白色马自达经常就停在范同江家门外，好多天都不开一次，而范同江就待在家，门都不出。耳朵如果涉毒，会不会放弃西安而在珠海贩毒呢？侦查员分析后认为不可能。贩毒必须有一个网络，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耳朵的朋友都是些坐过牢的人，这些人在珠海没有落脚地；他的小弟在珠海年头虽长，但他是个正经生意人，圈子里根本就没有吸毒的人。

从那套房子的付款方式上，警方已看出耳朵在赌场上栽了。西安转来的那些钱，很可能就是他贩毒所得。耳朵要想在赌场上翻过来，贩毒这事儿肯定停不下来。此时，姚峰也从闲人那里听说，耳朵在小勐拉又出现过。眼看快到年底了，年关前，毒贩们往往都会进一些货。基于这样的判断，缉毒支队领导决定，就在西安守耳朵。他一定会再回西安的。

从赌神到毒枭

多年的牢狱生活，总会给一个人打下深深的烙印的。耳朵的自尊心出奇地强，生怕别人看不起他。比如说起话来，他会不由自主地添油加醋，炫耀自己，让事实与幻想发生混淆。但是，他最受不了的，也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有时，哪怕明明看出别人在哄他，他也会顺杆子爬得挺高。

李家楼的房东是个风韵犹存的小学老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有钱人特别有好感。起初租房给耳朵，她倒并没有多瞅耳朵几眼。可自从耳朵有了马自达，她对耳朵就明显热情起来。后来，耳朵的车换成了君威，她就觉得房子租得有点便宜了。可这女人有眼光，觉得和有钱人打交道，涨两个房钱太小儿科。于是，有一天，她在窗口瞅见耳朵和马仔拎着旅行包上楼，当晚就满脸堆着笑登门，去跟耳朵借钱。连耳朵的马仔都觉得这女人太过分，可人家大哥长、大哥短一叫，又把借钱的迫切性一强调，耳朵就软了，当下从旅行包里取出了两万元，借给了那女人。

二〇〇三年春节，女人瞅着耳朵回来了，于是又领着她的孩子，提着一大堆东西给耳朵拜年，并让自己的儿子跪下来给耳朵磕头。耳朵哪见过这阵势，心头一热，当场又将一千块钱封了个包，给了那孩子。其实，耳朵扫一眼就知道，女房东提来的那东西，撑死超不过一百块钱。

耳朵不到十七岁被关起来，出来时已经四十六七，完全没有恋爱经历。缺的这一课，让他在和女人打交道时显得特别嫩。有了钱，耳朵身边不缺女人。常有年轻、漂亮的女人和他同居一阵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事儿的时候，耳朵也喜欢和别人一起去桑拿、歌厅，在这类地方，当然也少不了要泡小姐。有一次，耳朵还把一个在小勐拉赌场码筹码的

东北姐带到西安，让马仔开车拉着她转了所有旅行线路后，又给她买了张飞东北的头等舱，把她打发走了。他身边这些女人大多在二十来岁，有的还是八十年代新一辈，耳朵对她们基本上没动什么感情。可后来，他在小勐拉遇到一个并不年轻、长得也很一般的女人，却开始了他的初恋。

这女人叫文莎，四川人，嫁到云南。前些年跑到小勐拉。关于她的职业，有两种版本的说法。耳朵说她在一家名叫上将厅的赌场当副经理，本人就很有钱；而他身边的人却说文莎不过是在镇子上开了家美容美发店。文莎的孩子都已经十一岁了。一个能够只身闯荡到小勐拉的女人，在情感经历方面，对于耳朵来说，得算大师级的了。耳朵在小勐拉完全是个名人，她怎么会不知道他呢？所以，和文莎认识后，耳朵便坠入情网，耳朵走到哪儿都带着她。他们一起回过西安，一起去过九寨沟，还从澳门登上过马来西亚的豪华游轮，享受赌场为耳朵提供的福利。耳朵的马仔、耳朵的弟弟都发现，文莎根本就不是盏省油的灯。买起东西来，哪怕是几千元、上万元的服装、首饰，她连价钱都不会讨一讨，二话不说就让耳朵掏钱，完全是小姐让嫖客买单式的饥不择食。可耳朵却认为文莎对他很好，两人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听文莎说准备和在一小县上粮食局当干部的老公离婚、并打算以后为他生个孩子之类的话时，耳朵更有了“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感觉。他不打算生孩子，而要帮文莎打官司把她的孩子要过来。到了耳朵这样的年龄，一般人对照相是没多少兴趣的。可耳朵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搂着文莎左一张、右一张地照。去九寨沟，文莎带上了她妈、她妹等一大家子。照相时，耳朵为了取悦文莎五六岁的小外甥，居然会摆出个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高难度”动作，可见他对文莎是何等投入。珠海那套房，耳朵就是以文莎的名义买下的。他的长远打算，就是和文莎躲在珠海，把自己劳改释放的背景从此漂白。